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二

哲宗

紹聖二年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戌朔）庚戌宣政使宋用臣言昨自元豐二年四月內導洛河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淩結即督責沿河官吏打撥通流並無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冬深便行閉塞使河流涸竭殊不究當日導通之意欲乞于正月內擇日開撥放水歸流永不閉塞四時流通如遇淩結止可將五斗門減放節限水勢如惠民河行流則無壅遏之患於國家有萬世源源不絕之慶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宋史河渠志卷四元年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隄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

作遙隄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閏明年正月庚戌用臣奏云云同此長編卷四百三十六元祐四年十二月末梁燾論回河原注云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宋用臣云自元祐二年每冬深輯閉塞汴巳考十三爲庚戌紀事本末作戌戌日輿長編及宋史有異是恐傳鈔之誤令據改之又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甲戌蔡京云云可參考

孫路除陝西轉運使

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詔孫路體度邊情斟酌保明以聞原注孫路先以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陝漕六月三日加龍圖閣知慶州又卷三百四十六元豐七年六月乙亥詔董誠歿繼立爲誰原注孫路除陝西在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案王肇甲申雜記云劉晦叔昱言阿李國本不當立因私其岡母而得立其大臣溫續沁常不協密遣腹心詣王文鄜請之內附亥郁請於朝神宗曰此故我爲渠援耳但善加慰撫而巳亦以吏狄攻吏狄之道也邊臣老將歡張睿算于是終元豐置而不論紹聖初係路以爲可納章子厚除路漕陝西經誓之晦叔亦漕陝西將往問安厚卿李邦直厚卿日先帝不納豈無深慮耶邦直日路奸官職既至永輿但見路與鍾傳對榻而寢一月一日傳請晦叔日此事決難爲得之易守之難也其後鍾傳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綴後鍾傳坐目貴貶遂復搆成其諫又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元祐六年冬十月庚辰孫路改禮外原注孫路尋改吏中論熙河事

附注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案）原文已佚據編年備要云元祐間孫路爲徐王侍講聞朝廷議棄地卽上書言昨自通遠至熙河兩州纔一徑耳熙河北闕已接夏境昨自開關地百八十里瀕大河而城蘭州然後熙河有屏蔽使夏虜北撲蘭州南跨故境熙河固已迫矣出而左則通遠絕出而右則河州飭熙河孤寄一川豈不殆哉恐有不測則岷州亦不守而階成遂失夫蜀道甚可憂也橫山一帶地險阻而肥沃人強悍而善戰謂之山界部落勁兵之處此元昊所以渡沙磧而肆猖狂者昨大兵一出而城壁峙立雖未盡橫山之廣已裂其腹心而城其要害矣今若委而與之其眾復集其地復守且相導而南下則環慶而東麟州以西傍邊之人豈得安枕是蘭州橫山未可輕議也不報于是朝廷知路有前日之議命爲陝西轉運是歲正月遷環慶經略安撫竊依長編所云附論熙河事當卽此惟長編講發論時已由禮外改吏中而編年備要衘謂爲徐王侍講長編謂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陝漕六月三日知慶州編年備要謂正月己由陝漕遷環慶經略是必有謀今從長編又案罷熙河分畫地界在入月七日庚午

乙卯詔定緣邊城堡鎮寨條長編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庚午詔頒送依緣邊城堡鎮寨條施行原注云沿邊城堡鎮寨條見二年正月十八日

癸亥樞密院奏長編卷四百五元祐二年九月己未夏人犯鎮戎軍原注張之諫死目祚病起但云王伸十一月二十四日之諫遷官閏十二月十六日展磨勘紹聖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奏亦合參昭案原文已佚

二月案考異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卯朔甲戌資政殿學士新知大名府呂惠卿爲資政殿大學士先是章惇必欲用呂惠卿帥河東韓縝守北門時曾布在告韓忠彥力言之及布出議河東帥上曰三省必欲用呂惠卿布曰不知聖意如何上曰只用王安禮章惇言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觀時上殿上曰已除大資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布曰惠卿於邊鄙生事未便忠彥曰章惇言地界予後河東方欲作爲非惠卿不可布曰惠卿本不肯安靜若朝廷更示以作爲之意邊鄙安得無事上深然之又問惠卿已

行否忠彥布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恥君子難進而易退其人可知矣上哂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畢沅通鑑云初常安民新除北都留守呂惠卿賊性深險王安石援引為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冀以感動陛下希望得留朝廷至是惠卿過闕請對果為帝言先朝事且帝正色不答計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

甲午常立以鄭州觀察使除正字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云常立以鄭州觀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丁卯朔二十八日為甲午日

乙未遷左司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張商英遣人與蓋漸謀害來之劭坐謫監襄州酒稅改監江寧府稅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三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春二月振河北饑（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辛巳日出內庫錢帛二十萬助河北振饑（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申朔丁酉試中書舍人林希權禮部尚

書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豈有端坐不下筆之理況實錄成書希同遷一官矣比衆人皆得罪希既罷而不問又峻遷徧私如此何以服人希蓋章惇之黨爲惇謀客惇之肆橫強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靜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奪黜陟陛下之操柄奈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盡以付權臣乎章屢上不報由是惇與其黨日毀短安民于上前謂安民力主元祐意欲爲范祖禹等營解然未有以顯中也紀事本末卷百六

甲辰國子司業龔原等言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嘗進其子雱所譔論語孟子義乞下本家取所進義定本下本監雕印頒行詔令國子監寫錄一本進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王子蔡蹈爲監察御史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癸丑蔡蹈言吏門闕原注

紹聖二年三月十七日蔡蹈為監察[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丙申朔十七日壬子

己未，詔職事官不帶職。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職事官不帶職三月二十四日詔寄祿官不帶左右四月三十日詔[宋十三朝綱要同作己未日宋史本紀四月戊辰詔職事官能帶職與此異月日誤與除光祿正議中散左右字事相合也

庚申，給事中中書舍人言：「先帝以散文官定為寄祿法，實一代之新制。議者淺陋，妄加穿鑿，遂請分為左右。元法本緣祿秩，不為流品，今合除去。若謂正議大夫、光祿大夫是六曹及左右轄細轉法有未盡，合行宗補，郎乞存此三等分左右外，餘並廢罷。及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亦依舊存左右字，以分雜出身及無出身人，依舊作兩資遷轉。」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案長編卷四百八元祐三年二月辛巳又卷四百三十五四年十一月甲午詔改官資原注載紹聖二年四月三日戊辰改官資事宋史作戊辰下詔紀事本末戊辰無文中書

舍人於三月二十五日庚申上言乞講三月二十六日降赦改制在四月三日戊辰詔敕則依長編輯存四月戊辰日下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云寄祿官不帶左右字爲四月三十日詔是必有誤長編卷二百十入三年十一月辛丑日原注可考據紀事本末卷一百於三年十一月辛未有云紹聖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亦合廢罷當卽此也

是月邢恕除寶文閣待制知青州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論恕詆誣京注二年三月除寶制知青州又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丁酉蔡渭奏粉昆事原注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卷四百八十六原注又云尋自青州入爲刑侍四月壬午入見令赴任

高遵惠權兵部侍郎又權戶部侍郎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高遵惠權兵侍戶侍在二年三月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丙寅朔丁卯長編卷三百七十三元祐元年三月乙酉劉摯言官制參錯條陳十弊源注云六月十四但稍更改不行在紹聖二年四月二日案此當有不行指揮今原文已佚

戊辰詔除光祿銀青光祿正議中散大夫存左右字餘悉罷長編卷四百八元祐三年二月辛巳又卷四百三十五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庚午原注云云據以

輒入又大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午可考〔案〕楊萬里誠齋揮麈錄卷下云官制推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初非以科第分也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紹聖初罷去大觀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撤中散大朝議大夫左右字據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寄祿官不帶左右字見四月三十日詔恐誤以三月二十五日中書舍人言誤三月爲四月又以上言爲降較日也考宋史本紀云夏四月戊辰請朝請大夫勿分左右與長編原注日月均同十朝綱要作三月辛酉詔亦以請奏日爲降詔日

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監察御史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詔內外兩制及臺諫官等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黃履蔡卞錢勰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以聞紀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百

壬午邢恕入對流涕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淚濺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覲上謂韓忠彥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劄子常在懷袖此必曾以

示人布曰臣不聞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多得但多言耳上曰正爲此上殿必亂道忠彥曰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布曰此豈惟恕狂妄而劉安世等指爲四凶乃與蔡確章惇等恕小官安得有此

紀事本末卷百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邢恕知青州又（案）長編卷四百八十六原注云三月恕除寶制知青州蓋命下之日也已輯入三月此時入見乃令赴任也據編年備要於安得有此句下又有云忠彥曰梁燾以此攻之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云恕雙手分付與箇太平天下欲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笑及是忠彥問恕對甚久上曰恕但說與確惇議事云王珪有邪心曾云但以家事歸之太母大臣不須與議布言臣亦曾見恕言珪以語清臣淸臣以告惇確上曰珪果何如布曰珪傾邪何所不至不足怪忠彥曰當時條公繪及確故豈上曰確之禍由恕起渠云嘗自辨于太母太母亦欲召還恐無此非云是公縮報之布曰未必不爲公繪所給忠彥曰恕當時言太母待遇太妃鄰上日渠亦自言布曰亦聞其教公繪云非高氏之福太母光惡此語上曰此語誠非埋布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一確與司馬光令新

舊人同力此可得乎上亦笑之

壬辰復置措置提舉糴便司長編卷三百七十七元祐元年五月戊午李常請置提舉糴便司又卷四百四十八元祐元年九月乙酉令提舉官當結絕原注云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復置措置司案宋史本紀不載

是月集賢院校理陳察改祕閣校理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辛未陳察罷館職原注察元祐元年十二月除集賢院校理于紹聖二年閏月改祕閣校理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置律學博士案宋史本紀丁亥詔依元豐條置律學博士二員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丑朔丁卯陝西轉運使孫路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長編卷五百一元符元年八月壬寅知慶州孫路知熙州原注云紹聖二年六月三日知夔州又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詔路體度邊情原注孫路先以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陝漕六月三日加直龍圖閣知夔州四年三月一日加寶文閣待制案編年備要云是歲正月路遷環慶經略安撫

乙酉詔元祐初減定正任已下俸祿遞損物數不多有

雇朝廷優異之禮其見行條令悉宜罷去並依元豐舊制其宗室公使並生日所賜自依元祐法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靖國元年三月可考御集又云元祐中奸臣建言請遵省儉自太皇太后以下遞省裁損宗室任皆被減損意在詆誣元豐託宗親以政察其奸心至是復元豐法舊綠已自刪去今姑存此可見小人之心無忌憚也〔案〕長編卷四百十九元祐三年閏十二月戊申詔公使錢俸分數哉減原注紹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可考錢氏朔閏考是月乙丑朔二十一日乙酉

癸巳幸高陳王私第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幸高陳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據原注輯此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午朔己亥戶部尚書蔡京言奉詔措置財利〔案〕以上六字據紀事本末卷一百增竊見熙甯中先皇帝以天下之本在農故稽參先王春秋補助之意行散斂之法薄取其息以爲放闕欠免之備故兼幷得不專闢闔之科而農得盡力南畝不爲兼幷所困實大惠也行法之初論

者不一賴先帝神武英明斷之不疑以克就緒數年之後取者雲集納者輻至天下倉庫盈衍豐貲羨而財不可勝用自元祐廢罷以來兼并均縱農漸失業向之所積支用殆盡以至于今未之復也今欲乞下有司檢點熙甯元豐青苗條約參取增損適今之宜立爲定制以幸天下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言自元祐罷提舉官錢盡爲他司侵借徒有應在所存無幾欲乞追還向所侵借令當職官依限給散以濟闕乏隨夏稅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弊穀賤則增價糴以助農穀貴則減錢糶以與民雖有水旱人不損瘠奉議郎鄭僅言青苗之法其利濟甚博然而行法之吏不能盡良故其閒有貪多務得之擾轉新換舊之弊此吏之罪非法之過也

竊謂青苗義倉最爲便民願詔有司以次施行之紀事本末卷一百又卷一百十朝奉郎郭時亮言願復青苗法不課郡縣定額聽民自便而戒抑配沮遏之弊復諸路縣邑抵當法付令佐主行而戒苛碎邀沮之弊令常平司與郡縣訪求民間溝洫之利以備水旱承議郎許幾言比者明詔有司條具免役舊法須之天下又命擇提舉官推而行之甚大惠也然常平義倉抵當農田水利坊場河渡復行之令未盡詔也欲乞盡付提舉官次序而復之奉議郎周純言今復置常平官而詔告乃止于免役法恐名未正也元豐稱常平等者謂常平免役坊場農田水利保甲義倉抵當也願詔大臣斟酌增損如免役之法則常平官名實正矣右承議郎董遵言青苗之法乞歲收

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其出息至寡則可以抑兼并之家貲既不可行則可以絕邀功之吏詔並送詳定重修敕令所紀事本末卷百十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子朔庚午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長編卷三百八十元祐元年六月辛丑夏國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司馬光論與文彥博相合原注紹聖二年八月七日罷分畫舊錄載彥博議棄四寨以謂邊臣欺附爲國生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時章惇曾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編年備要云章惇曾布方謀用兵故先勸上罷分畫十朝綱要云罷分畫地界止所遣議疆界官

甲申詔應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數及赦恩敘復其見釐務者任滿日視見今路分遠近移一般差遣不曾落職降官者展一朞取旨先是曾布獨對既論路昌衡等又言更有一事大禮恩宥在近去歲貶謫人不知何

以問之二三臣僚曰莫不可牽復歲月未久亦不可遷徙布曰誠如聖諭蔡確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虞吳居厚等十年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兼蔡京曾爲臣言錢勰已曾來京處探問謫降人牽復消息京答以不知其黨類日望其牽復上曰卻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簡近押送峽州九月中未知到否豈可便移上曰豈有此理又問惟簡此行衆頗善否布曰此舉四足以警兩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黨未免以爲過當也紀事本末卷百一載此布錄在丙子今附此

是月祕閣校理張舜民改直祕閣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六月辛未發舜民罷館職原注舜民紹聖二年八月改直祕閣案宋史張舜民傳云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錄趙普後（案）宋史本紀乙酉錄趙普後希莊爲閤門祇候明年六月癸亥令（眞定立趙普廟）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巳朔）壬寅范純仁在陳州聞奉議以將近郊禮呂大防等不當用恩赦敘復（（案）范忠宣行狀元先是公未能相上當聞公曰貶論之人幾似永廢公察上意甚善特有斫奉制而未果因致貲曰陛下語此尭淫不如也令重罪編祀之人侍理期序敘復豈茲等人不與北比厭陛下只用檢舉候進呈令依條則或有言若亦易裁處惟在陛下力主之爾是歲郊祀上懷公語將因款稍理大防等究而停近測上意先奏大防等難從恩術遂以爲示例）憂憤累日齋戒上奏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嘗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齒衰殘或素有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溘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維陛下聖心仁厚天縱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

宥每須赦令不問罪辜至于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恕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大臣譖履舊物肯忘軫惻常悲離別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竄皆其自取起迪之際不爲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爲姦讐以疑似之言爲訕謗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鑒豈可尚遵前轍靡恤效尤（案忠宣行狀載此奏下又有云兼臣與大防等共事臣有所言多相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冏毀聖德不爲其他兼今夏內地大熱炎方想不易處日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探蒙陛下常憫還謫之人幾爲永廢臣測知聖心亦曾乞用檢舉之說陛下以一蔡確書軫至念令趙彥若已死照所不止一蔡確矣顧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癸卯上批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文字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純

仁草奏親密多勸止曰今決不可回必得重罪公年老何堪遠責純仁曰我嘗爲大臣今日國家事如此無一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負天地萬一主上以我言爲然于國家所繫不細苟不以爲然而得罪雖死無憾也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并責之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純仁知隨州任九月丙辰令附此〔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知陳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日久進擬赦文之進特降御批令添入昨來呂大防等坐貶講各宗宅州罪居往乞安置者並特許於外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降受幽顯抑氣充盈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凡五上奏上而從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落職改隨州又而忠宣行狀云公台隨幾二年州事辜髮必親咨至誤矣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琦區上去乞致汁奔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權公復有指除於有移上意遂悲永州命下之日怡然就道文〔案〕紀事本末原注知隨州在九月丙辰陳桱通鑑繫於十一月下是必有誤

已酉薦享景靈宮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紀壬寅告遷神宗神御于景靈宮題承殿癸卯詣景靈宮行奉安禮戊申加上神宗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己酉朝獻景靈宮

庚戌朝享八室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紀庚戌朝饗太廟

辛亥大饗于明堂以神宗配宰臣章惇奏幸從屬車恭陪元祀伏見陛下十七日案己酉日自廟門降輅步至齋宮秋日尚炎卻繖勿御翌日薦獻神宗廟室涕泗沾服感動左右禮畢復自齋宮卻繖步升玉輅備殫孝謹之誠以昭事祖宗風化四海宜載典策垂示萬世乞宣付史館詔可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紀辛亥大饗于明堂赦天下

丁巳吳居厚復天章閣待制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吳居厚復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案東都事略云元豐間戶部謂今內外財計之臣政精著驗未有過居厚者即拜天章閣待制元祐初

責散官黃州安置尋知廬州紹聖初知蘇州居厚數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旋復舊職

壬戌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致人言奸狀甚著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部與監當差遣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六原注舊錄云安民奸人之黨張商英薦之于朝得爲言事官數以奸言進鬭剏談正論浸懷異心上睿智屢察其奸逐之新錄辨誣曰張商英薦安民于上尋哲宗實錄並無證據加發言異心等語皆是誣謗檢依常民家傳及奏議別行修定刪去上件五十九字令

繼又詔常安民已降指揮罷監察御史來日可更不引上殿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御筆九月三十日下渦御筆者又注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稱上殿欲自訴哲宗乃降旨罷之

先是安民上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假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爲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

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親定司馬
光謚號爲文正公及近爲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
著乞斵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
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
乃引元祐例許將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
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
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
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奸謀謂他事難以惑陛下若
聞先帝則易爲感動故欲快私讐陷良善者須假此以
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
陛下駕幸秦楚國大夫第澆奠及輟朝并命襄葬諸費
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高遵惠爲侍郎士論皆以爲當

閣吳居厚向得罪出于宣仁之意近聞復待制舍人再
繳而大臣尙欲再下願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令權
臣恣横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
事力攻已去臣寮臣荷陛下奬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
之事臣實恥爲之舉朝廷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
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上開慰而已紀事
本末卷百六原注休希禮讀盡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權
戶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禮兵侍戶侍二年三
月吳居厚復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蔡王太第
六月二十九日職事官不帶議三月二十四日部奇祿
官不帶左右字四月二十日詔蔡宋史本傳論亨惇籍
國權黨乞收主衙而抑其術反復曲析言之不遵悖遣
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
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日爾
乃爲時相游說耶惇谷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
向書蔡京深結之蠹毀人居宰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
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家橫與侍從官交結同
爲欺罔此之姦狀非法之所能書顯
重爲降責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及祀明堂劉美人

侍上于齊宮又至相國寺用教坊作樂安民面奏衆所
觀瞻虧損聖德語直忤旨章惇從而譖之曾布初與惇
不合見安民數論惇事意謂附己每于上前稱之謂近
來言事官敢言不阿附無如常安民者及安民論布在
樞密院與惇互用親故布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間袖
安民舊與呂公著書以進謂安民在元祐中上呂公著
書乞消滅先朝奸黨欲使援引其類百世承續安民因
對上問聞卿嘗上宰相書比朕爲漢質帝安民曰臣在
元祐初嘗勸呂公著博求賢才至引陳蕃竇武李膺事
以動之豈有他意古今議論皆然何獨臣也臣以戇直
觸犯權臣之怒久矣惡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終
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以文致臣罪臣雖辨之何益

初安民與國子司業安惇監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國子監考試所折號對敦逸稱二蘇天下文章之士負天下重望公不當彈擊至是敦逸奏許安民前語上言乃軾轍之黨平日議論多主元祐安民遂責詔語皆惇批也上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年敦逸論瑤華事上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軍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監當也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劉美人事安燾行狀所載表詳載燕出時新錄云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致人言奸狀甚著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部與監當差遣先是安民數論事無所阿比論章惇以大臣為紹述之說實假其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勸陛下紹述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奸謀他事難惑聖睿告聞先帝則易焉感動故欲快私讎陷害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莽亂漢林甫亂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論蔡京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為京死黨他

日援引權奸布滿中外聲欲去之無及矣論張商英在元祐之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士大夫傳笑近爲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號文正近爲言臣則上疏論光公著乞斲棺暴尸陛下宗此輩之言畢出于公論乎又論林希李琮不當違新制權尚書侍郎吳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復待制惇積怨合力排陷譖毀日竇他日上問曰聞卿嘗上呂公著書比厥爲漢賈帝靈帝安民對曰臣在元祐間獻書公著勸其傅求賢才書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之深者乃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雖辨之何益于是董敦逆奏訴安丞前書併二蘇文章負天下重望不當彈擊乃軾轍之黨平昔議論主元祐者詔罷安民御史與知軍而惇批詔語乃擬送吏部與監當安民家傳所稱論曾布與章淳互用親故當考

詳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諸路應緣常平斂散等事除令來申請之外並依元豐七年見行條制其給納常平錢有所抑勒令提舉司覺察奏劾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

十一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亥朔甲子尚書右丞鄭雍爲資政殿學士

士知陳州先是御史中丞黃履御史周秩以雍嘗爲二王宮保交章論劾內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稱疾乞解機務詔不許會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廣德軍雍復起視事踰年乃去位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燾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謂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雍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黜紀事本末卷百·又卷百六（原注邵伯溫辨誣曰初元祐中呂相引李清臣欲其爲助至紹聖初清臣首變元祐之政呂相出亦排亦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自覬覦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己而章惇至拜左僕射安燾門下侍郎安公謝正每事與惇爭排清臣既不得作相亦與惇爲敵初論貶元祐敵臣窮盡以白帖子行事安公清臣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時鄭右丞雍以嘗爲二王宮察變致人言述甚危欲結惇爲自安計私謂惇曰熙寧初王荊公作相嘗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

奉讀懷以白上惇遂安然鄭竟罷政事被謫案宋史鄭雍傳云紹聖初治元祐眾臣雍頓首自劾哲宗明其心無佗心論使勿去周秩乘陳詆之謂雍初為侍從時因徐王私與於權臣以進哲宗怒曰此是何言迫使徐王問豈能自安黷秩知實德軍敕銀臺母受雍辭去奏章東府毋聽雍妻子輒出且令學士錢勰善為留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此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熙甯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奏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奸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陳州數日改成都府

左正言劉拯言伏見去歲御史合班彈奏尚書右丞鄭雍不當任以政府臣于是時蓋嘗繼呈論奏今雍抗章請去翰林學士錢勰代言批答乃有羣邪共攻之語謂之羣邪則臣亦處一焉且御史以擊邪為任而乃以邪人處之豈是朝廷正名核實之意顧臣義分難以安職伏望聖慈罷臣言責授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覩士論藉藉謂翰林學士

錢勰撰賜尚書右丞鄭雍詔有弗容孽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之語蓋指去年臣等嘗彈奏雍反復不忠也按勰處代言之職其遣辭命雖出于勰傳之天下載之後世乃陛下言也若臣等彈奏雍果出厚誣則朝廷耳目之任豈容孽枉竊據乞賜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彈奏尚非誣罔則勰之代言不實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語以扇惑朝廷亦乞施行檢會錢勰撰賜鄭雍第二詔卿恬靜恪己雅重鎮浮頓正臺綱遂躋政路弗容孽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辨明君臣之際固可無嫌進退之間所宜致慎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勇于自謀豈不有裕志于論報其或未安無重為煩所宜亟起詔錢勰落職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辭謝（宋勰知池州在己巳）

日見紀事末卷百一元祐初章惇罷知樞密院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快快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府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勰于上前上未聽也于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爲履誦弗容羣枉規欲動揺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荅語不知誰爲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勰所作履等相繼論列雍既罷政勰亦坐貶黜而卞即爲右丞勰得罪初非惇意也御史中丞黃履言竊覩錢勰批荅不允鄭雍所請詔草有羣邪共攻等語未識斯言出于聖諭爲之出于錢勰私意若出自聖諭自即請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緣雍之進在元祐中當是時也凡有進擬差除皆出于執政大臣則雍之進也決知非陛

下本意及陛下收攬政柄察知呂大防等罪遂加貶斥惟雍不比幸免又得獨預擬議臣誠恐天下有以窺聖政之萬一遂具彈奏使雍當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預臣亦不論為傷廉隅及礙聖政所以雖至奏陳既蒙陛下委曲開諭不復論及今總乃以羣邪為詞未知總之所趨何以為正何以為邪而公然形于答詔無所忌憚伏望陛下特賜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趨鼎鑊如其不然即乞追改答詔及正總欺罔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嘗疏錢總批答鄭雍詔書有羣邪共攻之語卻作羣邪交攻意有未盡須至再陳恭維陛下以成王之孝繼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今總力以臣等忝任風憲指為羣邪則未知總之處心

積慮仰覩陛下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盡理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六

已巳詔翰林學士錢勰落職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辭謝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紹聖四年十一月丙辰勰本卒于池見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直龍圖閣陝西轉運使穆衍知泰州安燾初欲用錢勰曾布曰勰罷肰不在顧臨下章惇曰當在臨上上曰何可作帥皆曰不如用衍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六

癸酉翰林學士蔡卞為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癸未蔡京言章惇原注辨陳瓘彈章云林希執政在四年閏二月卞執政在二年十月（案）宋史本紀二年十月癸酉翰林學士蔡卞為尚書右丞長術云林希未政本紀書同知樞密院事則卞執政亦當書同知樞密院事僅云為尚書右丞文有闕也長編既於希卞均言執政明係均為知樞密院長編不繫日依本紀編輯仍依林希執政行知樞密院事從長編文義也

丙子蔡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本紀二年十二月乙丑京爲御史中丞徐勣傳云國史入不載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因元祐紹聖史官好惡不同范祖禹等鄉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勣草詔戒史官傳畫心去取毋使失實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盡取王荊公日錄無遺以删修焉號朱墨本

辛巳冀王顥改封楚王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議皇子就傳逮備事原注云楚王顥以紹聖二年十月十九日自冀改楚

甲申三省樞密院言紹聖元年命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水丞鄭佑自闞村而下直至海口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疏濬可使將來盛夏不至壅滯衝決之患郎據向所閉北流之功當言等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爲公私大患亦當

考察事實重作施行詔以大流中流朝請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爲右中散大夫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吳安持爲朝請大夫候過來年漲水東流無虞更加旌賞若致決溢仍舊滋長河患當議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乙酉孫路言安疆寨係元祐四年給賜要當以元祐四年六月九日降詔爲給賜之始長編卷三百八十二元祐元年七月癸亥許歸夏人陵地宗注載紹聖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孫路亦言安疆寨云云云輯入

丁亥都水使者王宗望擢工部侍郎進階三等授中散大夫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見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丁酉

己丑戶部侍郎孫覺奏臣昨在陝西備見本路鹽錢鐵錢之弊前後累有言者奏請改更終未見有經久可行

之利勘會即今鹽鈔民間價直甚貴客人買至京師折錢一倍商旅往還既無回貨鹽鈔折錢既多故物重貨輕公私俱病鐵錢不可流轉常賴鹽鈔以為用官司能低昂物價以權鐵錢之輕重則鐵錢可以流轉是鈔與錢相須而後行今欲救弊莫如官自出賣鹽鈔以見錢椿充本賣鈔折糴亦是舊法蓋舊來鈔價增長以來以私利于收鈔面錢折糴斛斗故不肯賣鈔鈔面錢雖多斛斗價直亦從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鈔面之名而販糴之家常增價以相當若以見今鈔價量行減定出賣收錢椿充糴本官司支遣並許以錢鈔中半兼行民間輸錢入官準此公私通用鈔自均平上下為利鈔價既平錢乃流轉此蓋交子之法特名目不同陝西習知鹽

鈔賈錢人自樂行無復疑滯決可經行不能破壞救弊之術莫良于此伏望聖慈少賜省察試以臣言委本路使者講究推行利害明白可立見成效詔送相度措置錢鈔所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是月淮南路提點刑獄使陳次升為監察御史長編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次升衡替原注元豐八年六月爲監察御史元祐元年以監察御史出爲淮南憲紹聖二年十月復爲察院[案]讜論集載次升行實云元祐元年九月文正公去位諸賢已有相攻之除公乃力丐外補十月得淮南八月遣公提點刑獄紹聖二年十月再除監察御史時參熙豐舊黨善類相繼引去公獨處臺小之中挺然特立每朝廷有政事輒慷慨力爭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河南府地震[案]宋史本紀辛卯日五行志不繫日

十一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巳朔丁酉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紹聖四年冬十月丙寅前知英州官吏言官員在任或赴任移替在路未到而身亡者問其家口并所歸處計程給倉養從之原注二年十一

月五日已有此指揮案原文已佚

戊戌崔公度新除祕書少監力辭知宣州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辛亥公度知潤州原注紹聖二年十一月六日乃以新除祕少知宣州案崔公度傳知潤州以起居郎召對辭章再上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復知潤州未滿歲除祕書少監又力辭得知宣州

庚子三省言國子司業龔原奏請乞檢詳前奏下贈太傳王安石家取所進字說副本下國子監校定雕印以便學者傳習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除字說禁

乙卯同管勾陝西路銀銅坑冶鑄錢許天啟許前去檢踏京西川路銅苗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辛卯戶部降劄旨同管陝西銀銅坑許天啟銅苗興發如在京西川路許前去檢踏原注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許檢踏

戊午呂惠卿入對甚久引進副使宋球謂曾布曰惠卿語既久上極有倦色既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有何語

遂不進呈出笏而退布奏事畢因言惠卿今日見蔡卞卞云惠卿言須先朝應副乃可爲布與忠彥皆曰邊帥奏請如可行無不應副之若不可行何可應副上曰惠卿極凶橫不獨惠卿如此升卿之徒皆然布曰臣與之不足不敢言然其兄弟實有凶德陛下睿明洞見實天下之福惠卿留幾月乃辭去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辛酉禫祭宣仁聖烈太皇太后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議皇子就傳建儲事原注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宣仁喪除又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八月丁酉詔同文館究問及甫與恕書原注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宣仁喪除又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取治張士良獄原注云宣仁禫祭在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案宣仁崩在元祐八年九月至是爲二十五月故禫祭除喪

是月監察御史陳次升爲殿中侍御史長編卷四百八十三元祐八年

四月甲子原注按文升爲殿院在紹聖二年十一月又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癸亥曾布言吳呂大防原注云紹聖二年十一月爲殿中又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文升衛替原注云文升自察院遷殿院乃紹聖二年十一月原注又云元豐八年六月爲監察御史元祐元年九月以監察御史出爲淮南憲紹聖二年十月後復爲察院自察院爲殿院叅後注省去十一月三字考讜論集載次升行實云二年再爲監察御史閏月除殿中侍御史劄上收威禰之兩反覆數百言

右正言劉拯奏先帝疾王珪持二心臣僚嘗具彈奏蔡確等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已而權臣擅政確等相繼被逐又恐他日復用爲己禍于是因事誣毁擠之廢死之地而後移定策之功於王珪珪之薨也賜宅賻官錫予特厚而確死投竄之地雖蒙昭雪贈復官爵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繼世雖有定禮神器輕重亦繫一時功罪不明孰大于此今忠者被禍而爲奸者受賞何以教天下示後世伏望究珪之

罪錄確之功優加恩典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原文又卷三百五十元豐八年三月甲午執政詣東門入問候原注云云聲附十一月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蔡確追贈太師謚忠懷宋史本紀丙辰日編年備要云用左司諫劉拯之請也陳桱通鑑云論定策功也拯初請在元年六月癸酉至是又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安燾罷⦅案⦆宋史本紀乙未日渡編年備要云十一月安燾罷出知河南府燾與章惇寧附好及為門下侍郎意燾必助己而燾侵多相駁議惇憚而惡之所以排照燾者無所不至上祠明堂齋于太廟燾為儀仗使有紹驅道穿仗而過者燾具彈劾已而常安民諫劉美人侍祠語尤訐上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為職雖過當願少寬假惇曰是白上曰燾與安民相表裏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燾力救之辭其意可見安民既貶燾不自安遂求去位上從之⦅又⦆東都事略安燾傳云紹聖元年拜門下侍郎時章惇用事貶謫元祐舊臣燾陰為別擇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陽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亥朔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等先詆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

惇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寮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上以爲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上從之

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編年備要云尋詔崇政說書沈銖赴樞密院編類銖以進講在近求免宰執進呈曾布曰此事外議多不以爲然故銖亦不願且元祐中安論者非一此令一行則人不安豈行朝廷行一令而使天下之人不自安之聖然業已行則止于兩府侍從臺諫可也其他且已上以爲然布又言銖恐難强遂令考功郎令中代之，

是月知青州邢恕爲刑部侍郎

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元年八月丁酉究問及甫與恕書又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張士良獄原注恕以紹聖二年十二月自青州入爲刑侍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詔察官免言事庫臺諫毋限資〔案〕宋史卞紀復置監察御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令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黃履各舉御史二人編年備要云元豐末減察官二員令殿中侍御史兼領察而察官亦許言事至是命復置三員分領六察不許言事又詔奉臺諫官毋限資序

（又）蘇州地震（案）宋史本紀云是歲蘇州地震夏秋地震桂陽監不繫月日五行志云二年十月十一月河南府地是歲蘇州自夏迄秋地震編年備要云自夏涉秋方止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二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三

哲宗

紹聖三年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辰朔）庚子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忠彥除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先是樞密院奏事畢忠彥留身請外又面請曾布以欲得鎮陽又乞章惇陶鑄一善地遂遷出時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對上遽問忠彥已遷出又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奸險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可笑上甚駭之忠彥請不已乃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一）右正言孫諤言楊畏在元豐之間爲御史其議論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向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向偷合苟容交結執政

傾亂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聖世含忍久稽典刑令提點帥眞定府仍以寶文閣待制知河中非所以慰公議也伏望陛下揭其奸險特行顯黜詔楊畏落寶文閣待制依舊知河中府其後以中書舍人盛陶言未敢命詞行下移知虢州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統類正月戊戌右司諫張商英言伏見吏部侍郎楊畏反覆迹狀前後明白不為公論所與邊迫求為自安之計凡古制之士稍與己情不通者部指為劉摯蔡人陵行離間奸黨汝彌黃衰葉濤之徒是也議者言來之邵所入章疏稍支文理者皆畏代為之方今補壞修廢繫閑端緒而畏不盡重適足為害欲望舉明考言詢事進退施行禮部員外郎徐君平詳定樞密院承旨元豐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終臣寮章疏及陳請事逐名編類申納樞密院中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編年備要云正月樞密院副承旨宋球編成一百四十冊詔錄本進呈

甲辰朝獻景靈宮初元豐中四孟月皇帝徧詣上以崇

奉祖宗禮不可簡諸殿朝獻至元祐二年議者煩之乃以四孟分詣至是仍命依元豐禮顯承幷徽音共十五殿上躬酌獻拜起凡一百三十餘而貌愈恭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續年備要云元豐五年冬十一月詔景靈宮作十殿以時王禮祀祖宗尋又詔以四孟月朝景靈宮紹聖三年四月詔自今景靈宮朝獻分兩日

戊申李仲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案五字據陳次升讜論集增仲嘗建議先復置汴口廢清汴故也仲云自置汴口到今十餘年長編卷四百三十六十二月末梁燾論閉河原注紹聖三年正月十七日李仲送吏部云云據以韓此又長編卷二百九十八元豐二年六月甲寅導洛通汴事言原注紹聖三年正月十七日可考又四百秀七元祐二年十二月末是冬始閉汴口原注此據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入案原文闕佚據宋史河渠志四云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木葦運建言西京發縣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行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閒乃緣

禹迹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武等隄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況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爲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不推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過決溢之患望遣諸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爲節約之限罷去清汴歸口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敕牒榜示云至于射利之徒胥肩成市盡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外人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行[案讜論集作亦勿復言]當是之時詔命初下萬口一詞歡呼鼓舞[案讜論集此下有云聖君含垢溥博如天包容如地歌頌不一一貴賤人此盛德之事也]近者切見汪浹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下以元祐所獻文字得罷則前件敕榜有其餘一切不問議語殆成虛文將何以取信天下[案讜論集此下有云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其已行而不可返也況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懷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乃錄浹仲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體望睿旨檢會前件赦榜宣諭大臣自今以始同其遵守若人材委不可用所見背理以今日其罪罪之既往之告置而不問庶無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赦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閒臣僚章疏仍厚賞以購藏匿採之輿論實未有安【案蘇轍論集此下有云臣嘗讀史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日令反側子自安當時以此遂定天下後世書之以為美談】恭惟陛下執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揭榜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案蘇轍論集此下有張官置局吹毛求疵八字】考

人一言之失實于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也後之赦榜又所以誑天下也令命如此何以示信于人乎蔡讜論集此下有云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夫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誰行赦勿反爾矧今御史臺王示朝堂進奏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而已戲言尚榜而行豈有明揭榜示曉諭臣庶可反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王遂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紀事本末卷百

己酉御史中丞黃履言知麟州燕復以納粟復官年逾七十耳目昏暗郡務廢弛乞下本路體究果如所聞即乞罷免詔河東經略司體量以聞岳珂愧郯錄卷八

壬子樞密院言寶文閣待制知熙州范純粹元祐初嘗獻議棄地乃稱蘭會猶爲中國之藪雖已削官職今朝

廷方經略西羌而仍使純粹帥邊非便詔純粹差知鄧州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五元祐六年閏月壬午范純仁因夏人乞賜詔責原注云紹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可考據朔閏考二十七日乃丙辰日與紀事異日

癸丑右司諫劉拯言伏覩近降朝旨委給舍左右司郎官編錄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曾任臺諫官令更不干預拯言蓋指徐君平也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君平編類章疏在初九日

丁巳白州編管人陳衍配朱崖軍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張士良獄原注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陳衍配朱崖軍【案】十朝綱要三年正月丁巳陳衍配朱崖軍是編作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今以三年正月壬辰朔推之二十六爲丁巳日編年備要云元年白州編管又以其與州內往來故配朱崖軍

戊午長編卷四百六十八元祐六年十一月壬辰管句麟府路張若訥等不預爲清野致西賊恣行劫掠原注又紹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又長編四百七十三元祐七年五月戊申張若訥特罷路分都分監原注紹

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可考案原文己佚

詔罷合祭自今間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紀事本末不載日岳珂愧郯錄卷三云三年正月戊午遂詔閒因大禮躬祭地示然實未嘗行宋史本紀同作戊午今依以編次畢沅通鑑同宋史東都事略黃履傳初詔廷臣殿議特修郊廟奉祀禮文郎主辨南北之說而議者棼糾訖不果履又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圜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察御卓然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于茲矣今承先志宮在堂下及二三執政哲宗以詢大臣章惇以爲北郊止可親之社屆日天子祭天遂蓋祁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大兆皆禮郊故許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祇而己㒸有祭天亦謂之出予諸宗然之遂定郊議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出內庫金帛赴五路經略司封椿以助邊費案十朝綱要丁己日編年備要云出內庫金帛六十五萬赴五路經略司封椿自後賜非一不盡錄宋史本紀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四萬千匹助河東糴邊儲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壬戌朔

丙寅詳定敕令所言京東河北河

東轉運司奏元豐官印契書既有式法而紙劄厚大不容奸偽元祐之初有司官妄申請廢去天下契書奸巧之弊復如往時今乞依元豐條例委經久于民有利從之記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錄辨曰小人覘朝廷之向背指所樂聞號為迎合非無恥者孰能之方紹述之說興撰契券紙劄之厚薄大小妄逃利害以濟其說可以見一時在位者小人之多也史官亦不當書之實錄今詔去要見元祐印契法如何

壬申詔罷富弼配享神宗廟庭初元祐定弼配享天下以為宜至是謂弼得罪先帝罷之翌日曾布對上問布已罷富弼配饗何如布曰臣自元祐中聞之固已訝其不當弼最不為先帝所悅乃以配食事亡如事存義所未安先帝經營政事以王安石為相君臣相得之際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

之人偏執己見不恤義理之所爲耳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宋史本紀癸酉詔蔡確配饗神宗廟廷邵經邦宏簡錄亦云癸酉十朝綱要同此作壬申蓋先一日下詔也

癸未臣僚上言每歲諸路應舉官臣僚許選人充改官職官縣令任使各有員數而選人惟以舉主應格方得升遷若舉主不足雖老於銓調亦無由改轉寒士所係利害非輕欲乞應選人歷任未及三考只許奏舉職官縣令如歷任通及三考以上見係幕職令錄資序方許奏舉改官任使所貴稍抑權勢僥倖請託之弊從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丙戌知渭州呂大忠再言邊事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呂大防卒于虔州原注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大忠以渭帥再言邊事案東都事略大忠傳爲龍圖閣知秦州選寶文閣待制夏人自麟府環慶路犯邊之後絕歲賜復欲遣使謝罪將許之大忠言夷狄猶禽獸強則叛困則服連

（年入寇邊民皆謂必有以制之今無名遣使陽爲恭順貢不能討伐若許之恐爲夷狄所窺也大忠嘗獻言夏人兵不過三十萬而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三路之衆足以當之屢犯王略而朝廷一不與校臣竊羞之遂罷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

詔三路保甲依義勇法教試（紀事本末卷一百）先是曾布言三省編排自前歲累得奏陳以謂施行元祐之人殊無倫理今亦盡矣兼降救榜更不施行今方編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難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曰若有罪如何只爲有救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在聖斷但恐詔令失信耳兼如劉摯等已皆施行恐難再行上曰只是本經施行將來致仕遺表之類若一以宰執例推恩則似太過上深以爲然（紀事本末卷百一）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辛卯朔）辛丑江西路提舉常平使周純爲京西路轉運判官（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紹聖四年十二月癸未案河南變事原注周純三年）

三月十一日以江西提舉為京西路運判

丁未蔡蹈為監察御史

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癸丑蔡蹈言寅門山工役

原注云紹聖三年三月十七日蔡蹈為監察

辛亥王宜罷提舉

長編卷四百九十九元符元年六月王貢序辰看詳元狀理訴文字曾布

自序云云原注此據曾布日錄陳瓘尊堯集及餘言修入曾布日錄看詳訴理文字已附見紹聖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王宜罷提舉時蔡此文已伏原注所附日錄看詳訴理文字云云今取卷四百九十九本文輯入據云曾布自序云是月鑾見三省言安悖既除御史中丞遂乞差官看詳訴理文字部依元謗施行既而取索到理許者凡入百九十七人許將及業祖洽等皆因他人理訴得還所展磨斷年月三省以動眾稍遲之悖再章以謂願論以人眾不可施行惟其人數多尤宜改正此乃元詁之人欲彰明先軫濫罰之多也三省聚議乃定得旨但令悖及序辰晢詳元訴狀辭及理訴所文字語言有于先朝不順者具雖名以聞已而又言令將親批聖旨翌日再進呈乃下眾皆稱其平允此論本出序辰序辰於前年作右史日已嘗有章乞追改上留中不出令以付之亦以杜塞其紛紛也然乞別試所置司限看詳半年結絕尚有張皇之意但已得旨如此訴亦無以

增加
爾
壬子上謂二府以元祐減省功格不當令修定久未上
衆皆曰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豐中以有邊事故優
賞格其間不無太厚者然今日方有邊事恩別議增損
上曰當如此遂降旨諸路令告諭將士知悉紀事本末卷百一
丙辰御史中丞黄履言今來雨暘及時麥必大稔若前
期選官二員就陝西諸郡平價折納則官儲民用愈獲
其利欲望聖慈詳酌施行詔諸路豐熟州郡諸欠負並
比市價添錢折納斛斗其所添錢每斗市價以十分爲
率比市價外每斗添錢一分足召人戶情願折納河北
路差朝散郎提舉解鹽余景陝西路差宣義郎新差知
齊州章邱縣李譓前去逐路許轉運司據人戶合催理

欠負折納施行務在儲積不致傷農已而曾布白上余景李譓皆刻薄匪人外議皆以謂豐凶未可知恐兩人者因此暴斂人以爲憂更乞諭三省嚴戒諭之上深納曰當令深戒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戊午入內押班贈昭化軍留後劉惟簡卒長編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丙申惟簡特贈節度使原注惟簡卒在紹聖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尚書省火案宋史本紀壬辰罷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丁酉尚書省火五行志三月七日內尚書省火尋撲滅上諭執政禁中屢火方醮禳已罷春宴仍不御垂拱殿壬辰初二日七日乃丁酉也罷宴本紀在壬辰與五行志異日畢沅通鑑丁酉癸卯兩言尚書省火癸卯十三日也陳次升讜論集上哲宗奏禁中遺火疏云臣伏聞今月十三日夜禁中遺火者竊以災火之來必有所因自古聖帝明王德雖甚盛世雖甚治必恐懼修省肅祇天威故祖宗以來聖德可謂盛矣治具可謂修矣每遇變異恐其不逮內則小心以求諸己外則下詔以求直言伏望聖慈追而行

之上答天變下達民情倘愚者之言或有一得庶幾聖政有補萬分幸甚取進止又劄南東川地震案宋史本紀戊午日五行志作戊戌夜劄南東川地震與本紀異日畢沅通鑑從志作戊戌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申朔

癸亥通直郎王府說書常立改王府侍講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云常立以鄭州觀察使除正字二年[illegible]月二十八日也不知何時轉通直郎爲王府說書紹聖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說書攷王府侍講案長編卷四百八十八紹聖四年五月辛未曾布言吳居厚京原注引陳瓘尊堯理財總論云紹聖三年尚書右丞蔡卞引選人常立假通直郎崇政說書又力薦之賜對之明日後請蹤除從官據此則轉通直郎爲王府說書當在此前一二日

乙丑湖南路提舉梁子美除廣西路提點刑獄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京注梁子美三年四月六日湖南提擧除廣西提刑

壬申復龍提舉常平等官長編卷三百七十七元祐元年五月戊午李常請復提擧便羅事又卷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提擧官當結絕原注均云紹聖元年五月五日復置提擧三

年四月十三日罷提舉

戊寅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御河長編卷四百八十八紹聖四年五月乙亥先是曾布嘗爲上言昨李仲欲廢清汴當時若非臣在河陽清汴淺廢然仲以開御河遂復用臣竊以爲用人當如此原法紹聖三年四月十九日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御河

乙酉戶部侍郎吳居厚言諸路課利場務及三萬貫已上者並依元豐條舉官鹽仍各委本路轉運司奏舉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案東都事略吳傳厚傳紹聖初知蘇州居數月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等處發運使旋復舊職召入爲戶部侍郎宋史吳居厚傳元豐間居厚與河北塞轄問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換別無餘居厚起自州縣凡流無閥閱勳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之士從風奏美又請以鹽息買緡又云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爲措克元祐間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用事起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問額其利召拜戶部尚書

丙戌三省同進呈李穀言熙河糴舊官斛斗事布曰司

馬光之徒內懷怨望每事志於必改先帝以純臣之禮
待之而用心如此其爲背負先帝情最可誅李清臣許
將曰彥博教光云須盡換卻人乃可舉事布曰臣元豐
末在朝廷見光進用自六月秉政至歲終一無所爲及
陰引軾轍光廷巖叟輩布滿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
奏罷役法盡逐舊人然後於先朝政事無所不改以此
知大臣陰引黨類置之言路蔽塞人主耳目則所爲無
不如欲此最爲大患又曰譽光者乃閭巷之小人耳如
王安石臣兄輩皆有學識之士臣自少時已聞兩人者
議論以爲光等不通經術迂僻不知義理其他士大夫
有識者亦皆知之如孫覺亦能知此衆人所是當以理
察之若天下公是公非何可不以爲信上欣然聽納喜

見於色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布衾言至此不可不具著之使後世有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命河東鑄當三鐵錢

又復罷宣徽使〔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辛酉日文獻通考云哲宗即位罷使名元祐三年復置南北院使儀品恩數如舊制紹聖三年議者言官名號復而無所治事復罷之

五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寅朔

壬辰敕詳定募役法長編卷二百二十七熙寧四年十月壬子頒募役法原注云紹聖元年至三年五月三日敕詳定

丙申右正言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然則元豐不及元祐之法歟曰大綱立矣隨時不能無損益者衆目也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泉者易〔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出泉之法四方不同有計錢之多寡而輸之者其弊在于常平官所賦輕重之不均有計錢之厚薄而輸之者其弊在

子元差官所定美惡之不平若使輕重均美惡平而後行者民之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令役法優下戶使弗輸所取併歸上戶意美矣而法未善也願陛下博采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爲閑要以使元元無不均之患豈不盛歟翰林學士詳定修敕令蔡京言孫諤言役法是欲申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諤罷右正言差知廣德軍紀事本末卷一百〈案〉編年備要五月孫諤罷又云蔡京力攻其說且謂劉摯於熙寧四年言役法十害而第一害謂紛紛不均貧布以爲均第二害劉摯以爲貧富多少不平胥布以爲平不均不平之辨已判二十年矣諤于二十年役籍取其說言于陛下追復之日臣愚不知諤果何心也上以論皆布曰孫諤論役法御云元祐輕元豐重兼與劉摯之說同布曰恐不同方今言路中正直者惟諤一二人顯更聯蔡上願欣納時陳來升摯蹇序辰章惇蔡卞其加庇護進呈矣升章不行而排甚急布奏云卞欲因亡能諤言職而既序辰等邪正頓倒是非貿亂有誤聖聽明日又言之上諦聽而已然終以諤爲助元祐者又未史食貨志上六云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謂元豐不及元祐多矣諤于陛下追紹之日敢爲此言臣竊駁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爲弊則所誣熙寧元豐

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甞兼雇已紛然無紀矣而諤不欲閣熙祐是欲帥元詁之姦惑天下之聽陳次升讜論集上哲宗乞留正言孫謗疏云臣伏聞責降右正言孫諤知廣德軍風聞諤以論役法有過當之語以此得罪未審果是事耶爲復緣他事耶若不緣他事只緣役法臣竊請朝廷復行免役之法實欲便民所繫至大其利害不止一州一縣而普及天下處之適中天下均被其利若一失當天下均被其害而諫官以言爲職既有見闕必須上達其言僅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臣伏覩天禧元年二月七日赦戒臺諫詔書日雖言有失當必示曲全則知聖朝開言路數昂士氣不以人言失當爲慮內患在人之不言也今諤無他非止是議役法失當推原其情盡欲補完良法亦可矜察欲望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癸卯右史鄧洵武爲祕書監少丞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原注鄧洵武五月十四日以右史爲祕少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己未朔丙寅上謂輔臣曰前日大雨今日又雨於農事無害否三省對曰宿麥已收暑雨時行于

農事未有害也然上每加詢訪蓋憂民恤農如此紀事本末卷九十十三

己卯三省言檢會常立元祐中貢納實錄院文字其間門人趙沖敘常秩事迹內有不遜詞語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句當明道宮奉議郎趙沖別取旨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六案長編卷四百七十二元祐七年四月戊寅常立爲陳州教授初領崇文院校書及官制循行一資原注紹聖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卯立責

辛巳中書舍人葉祖洽言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遣句當亳州明道宮按宮觀之任惟侍御史職司已年老之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姦人何得授此竊恐朝廷以不遜辭語是秩門人趙沖所敘遂欲薄責望以立之惡明付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竄殛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追還

所借轉運直郎依舊鄆州觀察支使與監當差使奉議郎趙沖特降一官與遠小處監當紀事本末卷百六

癸未葉祖洽言近詔常立仍舊鄆州觀察支使與監當差遣趙沖特降一官與小處監當按沖係秩門人只是與立編寫就使知情猶爲從坐今則追官與遠小處監當立是秩子主名編錄供送之人今責降乃輕于沖公議未允望以沖情罪參較輕重特發神斷使刑罰允當詔常立添差監永州在城酒稅趙沖添差監道州茶鹽酒稅初蔡卞請以立爲崇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上猶未許曾布乘閒白上曰常立附麗章惇等先帝自處士擢常秩爲侍講諫官其死則又手詔褒美贈官賻恤無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悅先

朝故事而去外議殊不平之悖以周穜為不負先帝若
立者可謂有負矣及詰之則掩而不問然臣未知子細
容更體訪具實奏上曰且與問取來是日甲戌也（案）十六日
翌日布以立事質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荊公去位
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荼毒又云上下循默敗端內
萌莫覺莫悟公獨見幾知其必敗乃門人趙沖撰集秩
行事言論并纂銘繕寫為兩冊元祐中納史院史官無
不見之翌日具以立等此語聞達上甚駭其不遜曰何
謂必敗布曰臣所記不詳然此兩冊現在史館可令簽
貼進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史官無
不見之者近聞兩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繳然臣既知之
不敢不奏上曰豈可不言又翌日布方對上曰立文字

已令取果有此語布曰何敢妄若立誠有此語不惟不遜自當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對上遽語蔡卞曰常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尊戴安石如此則以神考爲何如主也惇謝不知因請其語上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詔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何爲薦之皆錯愕謝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狀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知爲卞所賣後一日三省進呈上赫然令與立宮觀沖別取旨葉祖洽繳錄黃以謂立父子世受國恩而狂悖如此貶太輕李清臣具以報布是日布對上諭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依倖胙以王府故

奪借官今遂不奪恩命優矣上曰賴卿言及不爾幾誤擢然人物亦極平常布曰問青苗免役市易差夫等數否上曰俱不曾問布曰立誓先朝如此又謟附執政及與人言青苗免役事須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覆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使爲諫官豈不誤事上曰反覆尤不堪言其言荼毒乃桀紂事布曰書稱荼毒痡四海上又曰知其必敗是何語何敗之有布曰謟王安石而毀先帝情更可誅陳瓘所以詐卞只云卞但以安石爲準繩安石所是者必欲進而不喜者必欲黜立安石爲準的以羅織士類此最爲害政況安石之所是非與先帝不同者非一豈有但以安石爲據卞以此深怒瓘而士類莫不以瓘之言爲是臣亦嘗親聞先帝不與安石

之語令立乃以謂安石旣去民受荼毒然則先帝有爲于天下皆出安石則先帝皆所不曉也悖慢不遜無甚于此上亦切齒及三省進呈祖洽文字遂奪立借官依前職官監當趙沖見任奉議郎奪一官遠小處監當祖洽再繳以爲立不當輕于沖遂曰置立于永州沖于道州監當布稱善上曰必敗之語殊可駭布曰不遜未有如此者傳云人臣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立之言不遜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上曰其任國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縱睿明于是非曲直無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聞不敢不盡底裏上曰固當如此布又言陛下親攬萬幾政事不一若廟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

默則每事自不至如此上勞聖慮上深然之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竊聞常立以父秩行狀申國史院希合權臣言父秩與王安石之美詆誣先帝比者陛下照見底裏已行棄逐頗快輿議謹按立自選人入館未幾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講近又令上殿立之無狀如彼大臣親昵引薦如此立之上殿未審何人引薦敢爾欺罔臣傳聞大臣每于陛下之前必云去詆誣之人而立之詆誣至有荼毒生靈公知其必敗之語乃略而不問猶且援進恐其不速豈非負先帝欺陛下乎爲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過必引咎避位今立過惡如此而引薦大臣略無自咎之辭曾不愧懼廉恥之風不行于廟堂之上而欲風天下清士類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

者若見其文自當進呈召對之際同爲欺蔽亦宜有罪伏望特行黜責以警官邪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此據次升奏議增入不得其時曾布獨不稱次升嘗論立當考曾布日錄并陳瓘尊堯集及尊堯餘言并序寵詩載此事頗詳陳瓘尊堯集餘言日神考信安石所薦處士常秩爲賢召而試之及既厭安石秩亦隨罷神宗常諭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對曰陛下於誣謾靈國害政之人向能體貌曾聽如秩者反見薄其後安石爲常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毀也謂石可毀不可得也常立廣墓表之言以揚其父行狀進于史院而行狀之言云云又曰蓋因常立一事而密成卞等二計之巧卞等二計其二曰罪訴理以譽立之撓臣聞常立上殿之時葉濤在史院曾布主葉濤哲宗之得見常秩行狀也卞等依布濤奏之又作訴理之事譬布與濤而罹訴理之鬍者七八百人范于留布之家流離破敗而卞等報復之意猶末快也祭則哲宗寵常立卞等豈以爲是乎拔常立以鄭州觀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何府轉通直郎爲王府說書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說書改王府侍講羅稱卞引立以選爲借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請賜對之确日復請擬除侍從官令實錄殊不載立爲崇政殿說書立果爲崇政殿說書不容不載必是卞力講而哲宗未許也又請擬立壽州監酒壽州監酒是

葉祁洽所繳監當無遣小字責輕于沖或先擬壽州後改永州耳以稱沖特勤停沖但特降一官耳亦無勤停事不知罷何以云耳或是實錄不詳當考〔案〕卞薦立崇政殿說書見長編卷四百八十八紹聖五年五月辛未衍對上云云原注可考又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乙未陳瓘通判滄州原注引瓘欽竄詩注云常亡以塗炭必敗之語訴誣神考而蔡公薦之哲宗震怒酉貸常立當時同立方覺爲蔡公所貢再竄常立乃三年六月事原注又云尊彝集理財總論己附注三年六[illegible]今原注己爲紀事刪節不載理財總論

是月郭知章爲左司諫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癸亥曾布言貶呂大防劉摯原注云郭知章三年六月爲左司諫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子朔壬辰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癸巳權知邢州張赴等言知任縣韓均等申請乞應有牧地縣分許等第人戶投狀指揮請牧馬草地須上色一項給付人戶自使耕佃而錮其租令養官馬一匹各

于所屬籍其毛色尺寸齒歲給付每歲分番就縣令佐點集若馬有死失許即時申縣自備印給非點集日不許私自乘騎不許出州界若干里如元佃地人係等第戶願養馬者祇令將文契批鑿除其租數若請不盡并不願請者依條召人租佃伏望詳酌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九〔案宋史兵志十二赴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

樞密院言熙甯七年先廢罷鄆州東平鄭州原武兩監及併衞州淇水兩監爲一監至八年四月中書樞密院奏河南北十二監每年費用錢約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貫其所出馬數止用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貫可買兼所得監馬堪配軍匹數不多若都無此未爲闕用兩監牧但存虛名而枉費不少見管九監馬三萬

餘匹時詔沙苑監令屬羣牧司餘八監并監牧司並廢罷後盡以牧地募民種佃並牧馬餘地所收歲租百餘萬至今未嘗有失陷之數悉（案）此有脫誤前日異議者所陳之患至十年二月羣牧司奏國馬缺用曾裁損支使窠名是時陝西路買馬止以一萬五千爲年額至元豐中又曾于畿內賦人戶養馬及于京東西路行保馬之法又于開封府界霧澤縣置牧馬所專差樞密都承旨張誠一提舉經度制置俟就緒推廣諸路施行而事初講求有所未盡及奉行之人或不稱職故人言以爲未便元祐初並不考究熙甯以來講議本末利害之詳研求所以增損措置之術惟務盡罷元豐所行之法一切復置舊監遽將民間已請佃地栽種到桑棗果園及莊井

屋宇毀伐廢壞不少兼興復監牧增置官吏所費不貲殊未見其效蓋自復置以來累有臣寮論列公私之害若因循元祐倉猝更張之法即歲月愈久爲弊愈深自來議者欲于民間養馬然所陳亦多不同或以牧地召人租賃官給草料令百姓畜養或責以蕃息或欲令逐年赴官閱視決責或欲分配等第人戶以此終不可行今據知邢州張赴所稱體究得民間願將牧地牧馬但與蠲其租課仍不責其蕃息俾養馬人戶無追呼勞擾之患并不願養馬之家不得抑勒如此施行必無未便之理今相度欲具爲條畫榜示令太僕寺雕印施行應有監牧地分州縣于要便處曉示人戶願請佃牧地免納租課爲官養馬者聽實封于本縣投狀逐縣置歷收

接月終具若干貫封上送州州縣並不得開拆具數申送太僕寺開拆申樞密院看詳取旨施行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又卷百九案長編卷二百六十二熙甯八年四月癸未駁注紹聖三年七月六日張赴云云可考彼文可互詳考證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覩近降朝旨給牧地召人戶情願養馬事條約雖已詳備然元祐初只緣知邢州張赴同任縣堯山縣知縣等所請指揮案陳次升讜論集此下有云河北河西京東西京西北河東路提刑司府界提舉司遂有此施行更不令轉運提刑相度及只因邢州以謂置監養馬不便其餘路並依此施行馬在國用所繫甚大措置之始宜在詳審今赴之所見只是一州利害其他路分或有不同令朝廷不令提轉立定條制分河北河東兩五路依此施行臣切處諸路各有利害爲是朝延不令監司捐寞又是已行之命不敢申稟兼院有中奏以人戶請佃牧地爲官養馬人戶或有不顯赴以州部之勢須令投狀則法令之始或有不便爲民害五聞輿議以謂牧地鄰近人戶若得竇腴之地必有顯者若去牧地稍遠雖得其地難以往彼耕種必非所類兼一頃之地所直不多馬或倒死其馬及官格尺

者不下四五十緡此恐人戶又非所願兼牧地先已有人承佃令不願養馬遽然奪去必致失所其餘路並依此施行臣竊慮諸路若有不便必爲民害欲望朝廷明降指揮令諸路若有利害不同許令申稟州縣若抑令人戶作情願投狀養馬者令監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後永久無弊紀事本末卷百九〔案〕馬氏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紹聖三年始行給地收馬之政民受田一頃者爲一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所養之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倍償

己亥詔知渭州寶文閣待制呂大忠在元祐中堅持邊議不爲利回兼領帥日久宜進職名以勸守正之人協心邊計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毛漸權渭帥〔案〕五字據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大防卒于虔州原注輯入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誠未嘗披露忽蒙獎拔擢方致具陳竊念臣弟大防自罹謫籍流落累年南北乖暌山川修阻膺恩至大雖獲保

全手足凋零猶以遼遠爲念況皆在得謝之年既衰且病來日幾何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方遇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蟲魚咸被恩澤特軫聖慮少賜哀憐將臣已除職名乞行追寢只量移臣弟大防陝西郡州居住所貴聲問稍近少慰終鮮急難之情臣今日得從私便推而以及臣弟舉族懷戴宜如何爲報哉不聽始大忠自涇原入對上詰大忠曰久欲見卿冐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誠樸爲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復相見大忠拜謝退而喜甚以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不知惇既

聞上語即萌異意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大防卒于虔州又卷四百八十九紹聖四年七月癸丑詔許大防歸葬原注引王鞏甲申雜錄云朝請大夫藩适為渭州通判時涇原帥呂大防被召問邊事既對哲宗語大忠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誠樸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再見大忠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睦州留飯詰其對上語遂盡告之既至渭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為深悔後半月言者論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云云卷四百八十五原注辨云呂大忠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自秦鳳改帥涇原以涇原帥赴闕在三年正月二月開大防責循州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王鞏云還渭半月大防有循州之行誤也大防責循州距大忠入對蓋一歲矣若謂言者因是發端則可大忠集有辭直學士乞量移大防狀辭其辭直學士乃三年七月十二日恐言者發端在大忠乞免職量移大防時七月十二日後也王鞏所云哲宗欲用元祐人故章惇輩更起誅戮恐事恐因此大忠進有四報臣僚所陳利言狀十二月二十一日乞暫赴闕則得召對必在三年正月或二月案此文載辭職乞量移狀日月均合其召對事因輯取卷四百八十五原注更附此以備參考

林希

言乞八路員闕用元豐條并紹聖新制一處參酌修完成書詔令吏部四選同共編修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乙未吏部言林希乞八路員闕云云(原注)希奏在紹聖三年七月十二日己亥今就長編原文輯入(案)宋史本紀庚戌依元豐職事官以行守試三等定祿秩與此異日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午朔乙亥詔戒熙河城努札(案)即汝遮音之轉也萬全乃得舉又云議者又欲因數路之兵討定伽羅和淺井一帶建置堡塞通涇原熙河兩路邊面長編卷四百九十一紹聖四年九月庚申卓克索斐之役原注三年八月十八日戒熙河努札須萬全乃得舉指揮內有云議者又欲因數路之兵討定伽羅和後并一帶建置堡寨通涇原熙河兩路邊面不知伽羅即卓克否(案)宋史本紀辛酉夏人寇甯順砦

丙子長編卷三百十元豐三年十一月庚午詔開封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人原注紹聖三年八月十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陳次升讜論集紹聖三年上哲宗論免補試人狀臣伏覩近降初命太學應係籍生員令年

冬及來年春補外舍者臣竊詳尚書省劄子元起請之意蓋謂元祐改用詩賦以來不得專學經術又試補之際考設之官多務悅眾不得精選所以再令補試令聞太學生員其聞亦有先朝元豐之聞試補入學即非元祐試補之人及有因先補試在學依條該令大免解既該免舉于終不許就試令舉更不取應指準該免恩例令害不許免舉免試是有誤生員及近日補試上舍生係有廷差外官考校必無準進若一例補試外舍別無恩門學亦未安欲乞聖恩詳酌指揮勘會元豐開補試在學主員并令舉係上舍合該免試省試之人及近日院中補上舍生別行處分不勝幸甚取進止又乞催補試狀臣代競近降朝旨令太學生員令年冬來年春並補試不舍至令未問指揮令冬補試月日者至臣訪闕太學生多是令年不係解發舉人其有久違親滅欲歸省者或貧窶日用不足若不入學聽讀難以久居京師伏惟俟補試以決行止之計至令日未有補試月日士人不違當處決望聖慈早賜指揮補試月日不勝幸甚俟收進止

詔王嚴叟遺表并呂大防緣宰相執政官罷政所得恩例及舉官并罷更不施行梁燾劉安世並分司各于本處居住令依元豐六年十月指揮其依元祐令減半指揮更不施行降左

中散大夫程舉舒州靈仙觀鄂州居住梁燾宜守本官少府監分司南京依舊鄂州居住降授承議郎主管洪州玉隆觀南安軍居住劉安世宜守本官試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南安軍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劉安世非執政與梁燾俱責必有故當考紹聖邸報職當日行遣或自再欲痛貶元祐人二十二日劉安世再貶此又不知誰作）

庚辰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案祖禹於元年三月癸丑知陝州五月由陝改鄂十二月永州安置）責授承議郎試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南安軍居住劉安世（案安世南安軍居住任二年八月丙子日）在元祐中構造誣謗靡有不至迹其心宜加誅殛鄉從遠竄以示寬恩范祖禹特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安世特責授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內同上疏論禁中覓乳母事也（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三十六元祐四年十二月末可考）

又云章惇爲宰相上語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非素使令頃之十人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泣涕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也惇與蔡卞方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聞帝語遂指劉安世范祖禹言爲根二人遂得罪竄死據言行後錄卷十三引范內翰遺事云紹聖三年徙賀州詰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以奸爲直以無爲有則在所不赦公云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罵詈亦不邦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乳媼事惇卞以謂上疏太母所以離閒哲宗也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亥朔壬寅中書舍人葉祖洽言嘗論前日受遺之臣朝廷所當崇報(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今故相確雖蒙朝廷牽復官職然其所得恩數與平時輔相無異近時司馬光呂公著皆以姦伏殄于府第恩禮優厚賻贈隆渥而確以嘗與受遺之列爲元祐人所嫉流離貶斥卒死嶺南伏望聖心加隆寵數特贈確太師賜本家宅一區紀事本末卷百七(案)長編卷四百八十六四年四月

卅辰蔡隃妻乞賜第原注云三年九月十七日可考當創指此惟壬寅十六日也與長編差一日

甲辰蔡京依舊詳定重修敕令（案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十朝綱要十二月京上新修太學校令）

庚子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蹇序辰言中書省送到姚勔磨勘轉承議郎錄黃一道按勔素以無行取羞鄉里賭博私酒嘗親爲之外雖寬夷中實險賊本緣身犯清議勢不可進事已暴露遂即棄官至元祐中呂大防等當路乃以勔不仕前日爲高拔于閒散躐處顯要而勔愈不知恥一意附會專以詆訕先帝政事人物爲功至乃稱蘇軾引訕謗之語執以爲據及陛下親政尙敢陰爲其黨合謀并力表裏相應公肆指議務要遏絕紹述之意以成其私則勔之盜名欺世懷詐蠹國其罪蓋有不

勝可責者昨朝廷屏斥姦臣自大防以下二十餘人皆被顯斥獨勔以從官善郡掛名其間物論不平至今歎息詳宜依梁燾劉安世等例追正其事豈容使之復與有勞無過之人以歲月序進望詔有司詳議勔罪明正典刑以厭天下之功議詔姚勔永不磨勘紀事本末卷百一

甲寅上批皇后孟氏縱欲失德密構奇邪上則不足以懿範內令下則不足以章明婦順朕躬稟皇太后皇太妃聖旨恭奉玉音可廢居道館仍賜四字仙師法號幷法名仰三省樞密院同定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十一朝編要乙卯日畫批出在先一日也

乙卯楚王顥卒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議皇子就傅建儲事原注云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顥卒（案）十朝綱要楚王顥三年九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追封燕王諡曰

崇比葬西谿其喪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吳王

丙辰御延和殿見宰臣執政官詔曰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追從究治驗佐甚明獄辭具孚覆案無爽朕夙夜惻怛寢食靡甯難以私恩而屈大義躬稟兩宮慈訓恭被玉音失德若斯將來何以母儀萬邦上承宗廟可上皇后寶冊廢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賜紫法名沖眞其居處供帳服用廩給之類務從優厚稱朕所以始終待遇之意初后朝謁景靈宮訖事就坐之際嬪御皆立侍劉婕妤獨背立簾下閤中皆怒陳迎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迎作留誤兒喝曰綽開婕妤背立如故迎兒退有不平語繇此閤中皆忿冬至會朝隆佑宮俟見于他所后所坐朱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劉

婕妤在他坐意象頗怩其從行者爲之易坐製與后等衆皆側目有不能平者故傳唱曰皇太后出后去所婕妤亦起立尋各復所或已徹婕妤坐頓于地婕妤懟不復朝泣而去且訴于上時內侍郝隨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早爲大家生子此坐終當爲婕妤有耳會福慶公主病后有姊嫗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廷投公主藥弗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嫗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嫗對以實后曰六姊甯不知中禁嚴密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俟上至言所以然已而上過視公主疾后特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耳后卽取符爇于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紙錢在旁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婕妤所遣

人持來益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及尼法
端與供奉官王堅以左道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
梁從政勾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堅坐以家藏
雷公式示法端又以所得南方楓木问法端即光教院
造式作后禱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式成恐門
戶幾察以生棗覆之而入法端坐與堅同造式又嘗令
堅求閭巷間所謂驢駒媚蛇霧叩頭蟲者欲以進后令
佩侍上寢殿燕氏坐上過后閤作歡喜字燒符取灰將
置茶中以進會上不欲茶而止又用和水以灑御道冀
上數來又令堅繪劉婕妤象以大釘釘其心又欲取五
月中瘵死宮人燒屍灰置劉婕妤寢幾其以此疾患死
又取七家針各一燒符置劉閤中皆以厭況卒無驗獄

成侍御史董敦逸錄問（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云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爲侍御史彈擊不避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爲白鬚御史元符厭詛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也）遂詔廢后降后父慶州防禦使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在爲榮州刺史添差鄧州總管王堅法端燕氏皆處斬凡所連逮以等第定罪經由失幾察官貶秩贖金有差先是上諭輔臣曰始因陳迎兒者造爲語言激怒中宮衆皆曰然上曰已杖脊逐之矣詔獄初起禁中被逮幾三十人箠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暨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隨排擠於內莫有敢異議者（案王銍默記卷中云蹇授之以廢孟后見章子

厚言後一斷當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詔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子厚但奉行而已

既降案付三省樞密院約法惇會執政李清臣曾布許將蔡卞及刑部官徐鐸等議或謂雷公式未成以造作不如法及茶未進恐不可處極典曾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矍然布仍諭法官但當守法法官遂執議堅等三人皆處死是日上諭輔臣曰朕待后有禮不意其所爲如此朕日夜怵惕至爲之廢寢食今日之事誠出于不得已上言及此惻怛見于顏色臣惇臣清臣臣布臣將臣卞奏曰廢后大事也臣等見案辭如此不敢復有開陳陛下爲社稷宗廟大計誠出于不得已願少寬聖心以幸天下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太后復后位號者推上遺意而行之

也
紀事本末卷百十三原注新錄辨誣日紹聖中章惇
爲相挾姦固寵交結變倖動搖中宮故昭慈聖獻后
之廢天下冤之其案詞所坐事有至猥褻閭巷不爲者
時宦侍治獄于掖廷宮妾輩被掠誣服舊錄遂護而書
之甚下祐損懿德哉公採摭事迹削舊文以辨誣謗皆
有所從謹保晝之附于後庶後來有可考亦足少獻在
天之盡矣自上批至稱朕所以待過之意己上並舊實
錄全載二詔自初后朝謂景盡宮至繇此閭中皆念已
上保曾布日錄所載今刪潤修入以見事因自冬至日
至終甯爲婕好有耳已上係修撰臣某紹與入年秋入
月七日陛對面聞今上皇帝聖論及昭慈聖獻皇后誣
謗甚悉如易坐上潛之事皆昭慈親言之聖論又日紹
聖中宮之寢外則章惇內則郝隨二人之罪甚大非哲
宗本意己命輔臣載於時政記矣今亦參考添修于後
自會禰慶公主病至厭魅之端作矣己上並係孟忠厚
所傳視開于昭慈聖獻皇后之言本偉見修宣二聖烈
皇后傳始未用高世則所供事實紹聖中宮厭熊[illegible]寃
其端止坐于后姊六夫人持符以治福慶之兵[illegible][illegible]據
實修潤自方公主病草至益有疑心已上係修握[illegible][illegible]
某陛對所閭聖論分據修入自未幾后養毋聽宣[illegible]人
燕氏至貺妖贖金有差己上用舊實錄所載燕氏[illegible]維
案及參合皆布日錄所載案詞并書之舊錄所載多上
誣昭慈王堅燕氏等厭魅事凡涉劉婕好者皆刪去不
書此可見當時史官用意姦邪欲周天下後世使不知

事所從起也今除去誣謗昭慈太甚之謬止云其人生某事以見奏詞中所通事蹟其後有筆差甚峻之語則從政崇等錄錄誣罔之罪明矣自先是上論輔臣至其脊遂之已上用曾布日錄修入以卒前所載陳逆兒事自詔獄初起禁中至無敢異議者已上保曾布曰錄所載布紀被廷獄獄甚詳其言逮繫幾三十餘人與人日所校皆宿官宮妄采窮之人皆其本語又載孔可宿嘗王宮夜開兼楚之聲甚峻則是可爲從政鍛錄之證明甚至錄問時邪人無舌士大夫素皆相傳孟忠厚自說亦同元符末黃策上書其言與所傳正相符合今並採用其說如曰宰輔迎合于外郝隨指擠于內蓋與今上皇帝直論史臣之意其可信明矣自既降案付三省樞密院約法至堅等三人皆處死已上既曾布曰錄所載法有初欲從輕因布言故三人卒處並後元符初欲復后號章惇數以此語特布就重法官死敢違布乃曰如此當時何以不言議罪論法莫須是宰相否然則廢后之舉惇罪固大布亦預焉布自選其過于曰錄中故表而出之自是曰上論輔臣至願少寶聖心以幸天下已上並從舊錄所載上語及宰執等語自其後叢敦逆奏至上乃然之已上並係曾布曰錄所載敦遂錄問于前而論奏于後言固不足蹟過矣上初欲遂敦逆甚鍛宰相以理開陳上遂止察卞激怒之辭至切弗聽也雖古明君聽言之美何以加此後元符末復后位號太后講輔臣曰先帝末年頗有悔意由此觀之使當時輔竊侍

從臺諫皆得賢臣引義交爭則上意之必回矣惜乎羣公皆爲將迎之說及事已但能交口言惟願少寬聖心以幸天下耳其罪可勝誅也哉自後上頗有悔悟意至推上遺意而行之也已上用黃策元符中所上書策坐此書焉蔡京所惡入邪黨上尤甚惜羈置遠郡其載哲竆語章惇壞我名籍寓時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見人主悔悟之實故采而書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詔下之曰天爲之陰翳人告究之餘云云同此不具錄

戮中侍御史陳次升言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追從究驗證佐甚明而陛下能斷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爲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惑咸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或相與爲之咨嗟彈指㫖可駭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閹追驗誣佐而事迹祕密朝廷之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案讜論集此下有云后之廢立事體至重臣下一言一旹廢之逐之不足深恤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廷未有宮禁自

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見案牘（案此字原闕據讜論集增）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冤濫爲天下後世譏笑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無怨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宦官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不勝幸甚（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讜論集載次升行實云瑤華獄起一時諫官皆規避不敢言如王山子客問之作田承君壘子之詩皆諷有言責者之默默也公獨氣概挺挺鼎鑊不避上疏乞寬被廷之獄寢瑤華之封疏人人皆危之而公獨懷然辨果不勝而中宮將他有建立適濟陽郡王宗景以侍姬楊氏爲正室公上疏力爭言多激烈蓋陰諷焉上雖采公之言罷宗景謚楊氏而建立之意不可同議論集上論宗景以妾爲妻狀云臣闕有旨判宗司流陽郡王宗景妻亡立侍姬楊氏爲正室者竊以宗景身居尊屬職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今若以楊氏爲妻在卑晳必以爲尊在幼者必以爲長豈惟名分素亂不足表儀宗室其在人情亦有未安兼宗室嫁娶於條必須）

一代有官其進納技術工商雜類之家皆不許為親禓
氏起于卑識若為正實未審果不戾於上條乎求之禮
經考之條法皆未為允昔齊桓公霸者耳葵邱之會盟
誓之或淆曰毋以妾為妻況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
所自出而宗藩大臣迺爾傳之天下書之典策其于聖
朝甯不為果伏望睿旨降赴有司考求禮法如有違戾
郎乙攷正
伏陵範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九月滁州沂州
地震〔案〕宋史本紀己酉日五行志同

十月丁巳朔〔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巳朔今據增朔字張商英權知洪州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乙未商
英以王震言與蓋漸謀害來之邵諭監江甯酒稅此出
監酒稅權
知洪州

辛酉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丙申詔罷夏國
厤日原注三年十月辛酉布錄可考〔案〕原文己佚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夏人大舉入寇鄜延經略
呂惠卿制為十一軍自行主將及至延州見有備郎拔
纂北去考編年備要云十月夏人大舉入寇鄜延經略
使呂惠卿謀知之乃制為前後左右中及前左前右後
左後右九軍及東西兩羽翼凡十一軍而自行主將事
分據府城外北岌賈家山嘉嶺宅子谷諸處而使圖在

府後之三川亭逵帥旗外乂周立十一軍旗司行令則
棄逐軍旗而逐軍以旗應逐軍有稟亦舉旗而帥司以
本軍賊應又爲之開門使河道使相通以便出入爲援
慮勝并兵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悉屯於城襄與
外單相近部分既定李乾順與其毋梁氏率眾渡河至
烏延口分爲三蓄夜急馳馳至青龍坪距府城五里盡
圍諸寨而以輕兵與諸將戰亦爲十一寨其二在金明
北其九臣金明南云初賊欲以重兵圍延州而後南掠
鄜州及至延州見有備欲攻城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
所有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明南則有腹皆受敵之患
留二日郎拔寨北去攻昭金及寨惠鄉遣將追之賊以
精騎毀而不弃築四將張與欲李惟戰死諸將不敢擊
奏問乾停怒張興軍失主將爭諫四下人中書侍邸李
清臣日將從亦多端或先登于利輕身人敵今全軍盡
誅異時亡將全軍皆降衞矣鑑是詔惠喇隨宜裁處所
誅邊十四人而已旅陳徑通且續編云夏人自得四砦
連歲以晝界未定使擾邊境其遣使欲以藺州一境易
塞門二皆朝延不許夏去奉水毋率眾五十萬大人鄜
延西自廟甯招安告東自累至安定中自塞門龍吳金
明以南二百里聞相繼不絕圍延州北五里十月自長
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而主子毋銳督桴鼓縱騎
西掠知鱗州自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留能安邊
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入百人惟五百
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

俞死之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境不過
十日勝不過一二呰須去已而果破金明郎引退又畢
沉道錯云夏人既還留一書實漢人頸上日貸汝命為
我投經略使處其言夏國非與朝廷疆場小有不同方
行理光不意朝廷改侮部與坐圍鋪處立界本國以恭
賀之欲亦阻勉聽從遂於境列立數答以讀耕而鄜延
里兵惡行平薄又數人界殺掠國人共念欲取延州終
以其頃故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
道廷節出惠鄉上樞密院而不以聞又畢氏考異云宋
史神宗紀是年九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呰今從
夏國傳案畢氏雖附十月亦
不繫日今附初五辛酉日下

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論瑤華不當廢其略曰瑤華
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
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
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不報紀事本末卷百十三

癸酉進築汝遮城畢工賜名安西長編卷四百九十二
紹聖四年十月丙戌
樞密院呈惠卿言平羌賞蔣千安西眾皆言安西爲諸
路進築之首故賞差厚原注三年十月十七日賜汝遮

城名安西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築汝遮城賜名安西據宋史本紀云癸酉鍾傳言築汝遮詔以安西爲名攷遮即努扎音聲之轉詔努扎須萬全作八月乙亥可考又地理志會州安西城下原注紹聖三年建築賜名屬熙河路東至秦鳳路界六十二里西至原川子一百里南至定西砦二十七里北至平西砦三十二里

丁丑侍御史董敦逸又奏疏論瑤華不當廢上批付三省堂吏曰章惇等欲與樞密院同上翌日既對上怒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與章惇許將皆言願陛下且函容且言此事只宜靜不可令鬧敦逸罷黜則從官言官必有議論恐更紛紛上曰不過是同類蔡卞見上怒且意堅遂言須貶黜乃可別白是非敦逸錄問了卻許多時方有議論惇曰敦逸文字中亦云十月六日曾有章疏布曰陛下親覽政事方欲開廣言路以來忠言讜論兼祖宗以來言事官雖狂妄多不肯加罪陛下以天

地之度函容四海何必與敦逸較曲直亦何必與此須別白是非上曰言事官貶責不少惇曰言外廷事不當故可貶上曰常安民亦貶與知軍布曰且乞函容臣非敢違戾但恐上累聖德卞又曰敦逸云恐得罪天下後世他既得罪陛下當如何布曰臣等固不敢以敦逸之言爲當固知其無禮趣但冀聖意且函容耳惇曰臣觀其文詞殊無倫理皆不可曉又云乞詳酌施行不知合朝廷如何施行若便罷黜誠恐衆論紛紛卻聒噪朝廷許將亦再三陳述言願陛下且函容不爾成小子之名矣布曰此事施行已久幸無議論今乃以敦逸一言致衆人紛紛極未便布又言欲用孟在貶略以獄辭告中外使人知中宮失德之狀惇將亦助布言以爲當然卞

曰且與知軍州布曰知州與知軍何異怒目視卞云若既敦逸而衆人更有議論何以處之卞無以對徐曰衆人莫與敦逸不同卻可恕布曰此論不當不可上又曰須與知軍清臣遂言領聖旨布由厲聲詰清臣且曰臣未敢奉詔清臣曰且與罰金布曰此尤無義理若罰金更不如罷黜惇亦以然上怒曰三省與一知軍布少退布徐曰且乞函容將亦言恐未可行布見二人不變遂復助之上意稍解曰且休然然不得已待再有文字行遣布與惇皆稱善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云敦逸上疏上大怒將議貶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出於近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或上意始解未幾竟出之

甲申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知

延安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是月以安持爲眞定等路經略使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己未原注吳安持等雄州榷場原注安持以紹聖二年十月帥眞定〔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雷大雨雹〔案〕宋史本本紀辛未西南方雷聲雨雹五行志同

十一月癸巳〔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亥朔先是呂惠卿奏乞依呂大忠例暫赴闕奏事章惇謂曾布曰邊事方爾可謂不識緊慢也李清臣亦謂布曰此必有抱魁柄之意或恐有引以爲代者吾屬殆矣布曰此無慮魁柄豈易抱耶及進呈上曰惠卿何可來衆皆言無可來之理遂批旨云邊事未已帥臣難以前來如有所陳條畫聞奏及再對布又言惠卿初失金明寨原注云見西邊〔案〕紀事本末西邊門已佚考見十月初五日辛酉注頗皇恐待罪既而知朝廷有寬假之意便爾妄誕

張大守禦之勞又乞朝見此人無廉恥惟務貪進方此多事其欲來何意豈又欲留住上亦哂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乙未長編卷百百三元符元年冬十月戊寅呂惠卿言界首等接招納人戶原注紹聖三年十一月九日乙未曾布云云可考案原文已佚

丁酉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近朝廷取太傅王安石所進字說付國子監雕板以便學者傳習又以池州石誅劉發嘗受安石學時令校正乃有太學錄葉承輒肆論列自謂親聞安石訓釋令校對疑誤請同看詳按承身爲學官宜知分守而乃離次侵官干預本監之事望賜睿旨正其侵越之罪詔特屬罰金六觔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知渭州寶文閣直學士呂大忠改知同州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大防卒于虔州原注呂大忠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自秦改知同州系東都事略

大忠嘗獻言夏人兵不過三十萬戰士不過十萬三路之眾足以當之屢犯王略而朝廷一不與校臣竊羞之遷寶文閣直學士坐事降待制知同州考降待制長編原注在十二月初三日己未

辛丑中書省勘會元豐四年正月九日中書省劄子應兩省待制以上並轉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至元祐三年三月六日敕實錄官並置左右字因此許帶職人待制已上職事官諫議大夫已上自朝議大夫便轉中大夫比其他出身人超越一官遷轉近降紹聖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案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庚申中書上言云云可考十六日無文或降敕在次日也正議大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餘外並廢罷并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亦依舊依兩省遷轉其朝議轉中大夫一節亦合廢罷詔依議定其已轉過之人更不追改紀事本末卷一百案長編卷二百十八原注云三年十一月辛丑可考當

卽此文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丁巳朔己未寶文閣直學士呂大忠除寶文閣待制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呂大防卒于虔州原注呂大忠三年十二月三日除寶制案東都事略大忠傳坐事降待制知同同州考長編原注知同州在十一月十一日丁酉

辛酉詔元祐赦文戶絕之家官爲立繼指揮勿行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紹聖四年十二月乙酉原注三年十二月五日己罷此指揮今又別出當考案此兩存之例今據輯此

鍾傳以進築安西城畢功除通直郎長編卷四百九十八元符元年鍾傳再降原注紹聖三年十二月五日鍾傳進以築安西城轉通直郎

乙丑長編卷五百三元符元年十月戊寅惠卿言將兵入界分繫將官臨時處分原注云紹聖三年十二月九日乙丑曾布云云可考案原文已佚

是月揚州司戶參軍充楚州州學教授徐積特改和州防禦推官長編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積充教授原注紹聖三年又改和州防禦推官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三

仁和張大昌輯註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三